

後漢書

二十八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上

范曄

後漢書八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琦

邊韶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

御史大夫

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卧坐皆易其處也

篤少博

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

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

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

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

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

知是為重知

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為知矣

臣所欲言陛下已知

故略其梗概

梗概猶粗略也

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

亳

帝王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度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遷乃作書三篇以

告成周之隆乃即中洛

周成王就土中洛陽也

遭時制都不當

厥邑

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

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

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弃去阻阨務處平

易

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

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

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

謂秦

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龍襲或掩空擊手虛自蜀漢出

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即日車駕策

由一卒

前書成卒婁勃說高祖都關中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或知而不從久都境埔

謂光武久都洛陽也燒埔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境音苦交反埔音苦角反

臣不敢有所據

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

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

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岳

光武紀曰

甲寅西巡符

推天時順斗極

楊雄長揚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比極星也言順斗建及此極之星

運轉而行也

排闥闔入函谷

闥闔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

觀院於峻

甬圖險於隴蜀

圖猶規度也

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

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

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

懷思也

喟乎以思諸夏之

隆

喟歎聲

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航涇流

爾雅曰天子造舟造

並也以舟相並而濟也航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

千乘

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

衍布也橫絕流度也

楚辭曰橫人江兮揚舲也

瘞后土

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禮邠

禮邠

郊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

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邸高車

廐於長安脩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涇渭

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澹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

也在此陽龍首山名蕭規龍首撫未央規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

未史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規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是時山東

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

關所以拒都置客有為篤言彼埒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

舟埒井喻小也莊子曰埒井之蛙潢汙停水也吞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潢潰山且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

之溘溘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賦曰梁勇水之濕溘溘溘溘小貌也溘音天

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女媧萌老子曰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

盛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

也喻曉曰昔在強秦麥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

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

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

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曰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聚五星於

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

躡滄海跨崑崙楊雄長揚賦曰橫巨海奮崑崙此言踳踳喻遠大也奮慧光掃項軍

慧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掃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

蕩滌謂劉劭建策初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宗承流守之

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

衣無異采賤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

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

於朝巧偽之物不鬻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

不鬻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鬻於市也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

功傳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

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鈎深圖遠之意探冒頓

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天為書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校平城之讎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七日

日故報遂命票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青為大將軍霍去病舅也勇

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揚之疾如奔星深之

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疾如奔星席卷漠北叩勒祁連

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之摠稱也

燒蜀帳蜀毛布也繫關氏單于妻號也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

國也居推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鼈箭也釘鹿蠡蠡音離匈奴有左右鹿蠡王前

書作馳阡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傲佞方音佞養馬人也字書佞音真字書

無徵字諸家並音徵佞為栗犢西域國名也驅騾驢馭宛馬

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拓地萬里威

大宛國名鞭馱馱馱音馱音蹄出汗血馬馱音馱音蹄

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域屬國

一郡領方

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

立侯隅北建護西羌

楊雄解朝曰西北一侯孟康注云敦煌王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

捶驅氏棘寒狼邛笮

捶擊也寒狼猶孽擾也

東攢烏桓蹂躪澁貊

字書攢亦摩字也音摩方

言云摩也蹂踐也轉輾

南羈鈞町水劔強越

羈係也鈞町西南夷也水

劔謂戈船將軍等下水

殘夷文身海波沫血

穀梁傳曰越人被髮文身

沫血水郡縣日南漂槩朱崖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桂林合浦交趾九

言百南珠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曠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曠

音審部尉東南兼有黃支

揚雄解朝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

口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

連緩耳瑣雕題

緩耳耳下垂即儋耳也禮記曰南方

曰蠻雕題交趾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

摧天督

即天竺國也

犀推蚌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觥

取其甲也戕殘也觥觥大龜亦瑇瑁之屬觥音子期反觥音以規反

於是同穴裘褐之域

挹婁之屬也衣裘褐比狄也

共川鼻飲之國

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

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

稽止也方言曰顙額顙也以額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

豺狖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

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士之饒得

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

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

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

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考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德衰而復

盈道微而復章

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靡

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

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

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邠公劉居豳大王居岐文王居鄴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以衍功

戰士角難之場也衍廣也奉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

靡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

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

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梗枿檀栢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

灌溉說文曰淤澗滓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

也爾雅曰遂生也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一金一

也斤金田田相如鑄鑿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鑄推也音甫衆反澀蒼云鑄

五言七十七後漢社篤傳七十一上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水既之而布種

也錘也謂以錘鑿去林木之株葉也既有蓄積阨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

谷口東阻欽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於嶠之巖嶠之下

嶠巖謂嶠也嶠音吟關函守嶠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嶠謂嶠山之關也在藍田南故武關之

西嶠音堯置列汧隴靡偃西戎靡音擁拒守褒斜嶺南不

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黃河之津鴻渭之流徑入

于河大舩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網流沙朔

南既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既聲教注云朔北方也城池百尺阨塞

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一卒舉礪千

夫沈滯礪石也前書匈奴乘偶下礪石音力對反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中子曰狹路

洋關大山一石塞龍蛇蟠結居三腸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

與守近利以攻遠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士卒易

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肇十有二是

為贍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豫徐揚青兗冀幽并

用霸則兼并謂秦并六國也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

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奮勵而要功也

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進攻則百剋退

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

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淵囿謂秦

也徒以執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忽反假之十八誅自京

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畀與也言更

紀維故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三言更始為赤眉

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伏

符曰四夷雲擾龍聞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刘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

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

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

立號高邑塞旗四麾

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

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詩

師之

罷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乎交反

師之

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刺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

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晚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刺割也音之充反謂高祖斬蛇也

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鏌鉞龍淵劍解見韓棧傳

莫邪百謂建之於首也吳越春秋有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命騰太白親發狼弧騰馳也

之將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漢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王司兵兵營

象南禽公孫比背強胡西平隴異東據洛都乃廓

平帝宇濟蒸人於涂炭成兆庶之豐豐遂興復乎

大漢爾雅曰豐豐勉也易曰成天下之豐豐且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

瘳差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揚子

揚賦曰葭萌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揚賦事意此葭即葭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及交趾徵側反盧芳止入

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遺猶方躬

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

伐展武乎荒裔信讀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王推

結左衽鏞錡之君結音驪前書尉佗推結箕踞注云如今兵

衽矣鏞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鏞郭璞注云金銀器之

名未詳形制錡音牛干反埤蒼曰錡錡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

寶翠等此並謂夷狄之君長也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

之鄰靡非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

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

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吾

略取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今國

家躬脩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

前書同焉

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巽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

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因

挹而二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

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澀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

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

者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

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

失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

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志危也

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

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溱澣與篤篤後仕郡文學

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篤之外高祖破羌

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

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篤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

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

調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

著名也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

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

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

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

右後林篤傳七十一上

九 大德九年刊

後避難河西為賓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改令

今許州扶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

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

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

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

信為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

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

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

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

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

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追

也勗勉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邁行

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在茲

弱冠靡所庶立禮記曰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於赫我祖

顯于殷國謂傳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

伊尹也高宗命傳說曰爾尚明保阿衡專美有商武丁興

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

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

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

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上謂傳

德積

重也保應淑懿續脩其道續也漢之中葉俊又式

序秩彼躬宗光此勲緒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躬高宗用傳說之事光大

其勲功而用其緒胤也謂傳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傳喜論議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為汝昌侯建武中傳

俊為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

能革濁清我濯漑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誰

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

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

忒詩云與子契闊契闊謂辛苦也懈惰也忒差也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

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衆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

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情農自安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

居息閑暇可能成者言必須勤之也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疾害

也言為事不專則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衢則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則不知所終極也

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亂也

志不專一徒煩勞於我心兼聽衆聲則音亂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

鮮茲暇日人當自勉脩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行之過往如流言其速也少有閑暇之日也行

邁屢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勗不可中廢也密勿朝

夕聿同始卒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詭勉也聿猶也卒終也言朝夕詭勉終始如一也毅以顯

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士激以為諷建初中

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

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

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清廟詩周

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

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

免喪終喪

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

四十一

皇漢書卷一百一

十一

德九年刊

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

千乘自王仇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

帝會

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

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經學行

能無可筭錄遭值大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為冠族葉令况之子也

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繼

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

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

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

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為尊要

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認驚惶不知所裁臣

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口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願乞餘恩

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

香蠅蟻小志誠瞑日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

用以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

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

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御仲遼等所

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每郡國疑罪

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

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

問賜鑿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

倖延平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

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

仕者不耕

玉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

伐冰食祿之人不與

百姓爭利

伐冰解見馮衍傳

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

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

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

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

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

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允馬融共上書稱其

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四史單三 右漢傳七十一上杜篤 十四 大正九年刊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

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

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

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

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

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

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聞以才學見稱

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

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

三輔使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儒文寶伯向

馬季長並遊官唯舉不遇以壽終干家

又有曹胡不知何許人作漢頌

四篇

劉珍字秋孫

諸本時有作秘孫者其人名珍與秘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

一名寶南陽

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

使與校書劉駒駮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

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

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駮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

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

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

物之稱號云

葛龍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

名

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志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

有去葛龔事見笑林

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

廉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

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陽

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縣皆

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十二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

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

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

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

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

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

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

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

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字也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

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

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

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

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

明貞仁事辨於賦賦之中事警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大王之妃賢

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二子皆成賢德大王有事必諮謀焉大姒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

耳不聽淫聲而生文王大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大有莘姜大姒曰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

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為之媵宣王晏

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王曰妾不才妾

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能卒成中興焉齊桓

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比且輔主以禮扶君

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既且末葉漸已積虧貫

魚不叙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叙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

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九而御則女

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為一夕夫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晉國之

難禍起於麗婦公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

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及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專權擅愛顯已蔽

人陵長閒舊圯利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閒舊言其亂政也圯毀也並后匹

子左傳曰并伯論周桓公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姬之

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寵荷爵負乘乘食名都負且

其後親而以番為司徒之官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向邑也以向為詩人是刺德用不憚刺番為司徒及皇父

皇父食采邑也都向用其後親黨暴卒感婦拒諫自孤暴虐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

是以其德不大也曰暴卒感婦謂感姐已也紂智足以拒諫蝠蛇其心縱毒不

禮伊諫紂紂不從自孤謂紂為獨夫也後漢傳七十一杜篤十七 大德九年刊

辜字書蝠音福即蝙蝠也此當作蝠音芳諸父是殺孕子

是剗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比于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剗剔孕婦為周武王所

天子後為人螭左傳曰螭魅魍魎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此紂之惡也非但耽色

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擗以權先笑後號卒

以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

家國低絕宗廟燒燔末嬉喪貞未喜樂妃有施氏女

行丈夫心桀嘗置宋喜於膝上聽用其言喪妙斃周周幽王嬖

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喪妙斃周周幽王嬖

殺所姐已亡般趙靈沙丘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

立何後自號主父亡何為王吳娃死何愛弛主父隣章北面臣誦於

其弟欲分趙國章於代計未成吳公及王游於沙丘宮父子章以其

其弟欲分趙國章於代計未成吳公及王游於沙丘宮父子章以其

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丘公子章敗往走其父去交關之
成分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
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束宮中人悉出主父欲
出不得飢探雀鷲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
戚姬人

豕呂宗以敗解見皇陳后詐巫卒死於外
皇后紀
皇后以至

盡霍欲鳩子身乃罹廢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故曰無
女欲謀毒太子被廢也

謂我貴天將爾推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

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

機無德而責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日不常中月盈
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

有虧履道者固杖劫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

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風讀梁冀見

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

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

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

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

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及復欲鉗塞士口杜蔽

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

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邪問左右或默或言

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

作亂異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

職解印綬去異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

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

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忍不

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異後音捕
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
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冠而睡也弟子
私譏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嬾讀書但欲眠
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
笥但欲眠思經事寤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
師而可譏出何典記譏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
也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
頌碑銘書策凡十三篇

三五三八 石炭傳七上社篤 十九 大惠九年刊版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上

列傳第七十

文苑下

范曄

後漢書八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

放湯六代孫也

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

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早

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

四百三十八

後漢張升傳七十下

大德九年九月

高

乘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

杜預注左傳曰大謂在位者也

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

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

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也

仕郡為綱

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

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

趨急也讀曰促

對曰昔仲尼

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

反其侵地

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

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遂巡而

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

君子仕不為已職思

其憂

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于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已身

豈以久近而異

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音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誅
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

九尺美須豪眉望之其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

擯乃作解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

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

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謚曰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骹祭

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即續也骹古委字也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世

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

病所謂尸蹇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鐵砥石以取三陽五會問太子蘇設暴襲之三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

然而精脯出乎車輪說文車輪輻間橫木鍼石運乎手爪古者以

之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今所賴者非直車輪

之精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

命禮記曰祭司命鄭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

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

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

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穿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文

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縷

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

射者羿子毅左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毅引弓也

畏觸搖足恐情丙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

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韻鳥也雖頑猶識

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

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

變化非是故相反駁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公樂三王異德

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

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秦

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

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

五言 唐書卷七十九下 三 大德九年刊 高

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詭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舐痔邪何得車之多乎媼媪名執撫拍豪強媼媼猶偏媼也媼音衣字反媼音丘矩反撫拍相親狎也

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傲也

捷懼逐物日富月昌捷疾也懼懼也急渾然同惑孰

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寔執

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

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瑕痕雖欲竭

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

之信信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安危亡於

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柁積薪而待

然地可以正船也音彼我反前書賈誼曰惜火積薪之榮納由

於閃揄孰知辨其虫妍閃揄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故法

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

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

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

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幾順風激靡

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此

堂上抗髀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髀高亢倨直之貌

音髀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執家多

所宜歎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若子

五言十二后漢張升傳七下四太德九年刊高

謁懷王言勳卑賤而懷德我也楚辭賢者雖獨悟所困在

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

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

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

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

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

三公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

注曰遽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

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

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坐別坐者皆屬觀

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

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

數至門故自勉强許通之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

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乃

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

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

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

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屨韓詩

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傍

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

五日

右注張非皆下下

五

大德九年州高

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

相明者矣琴操曰下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

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涕盡繼之以血陟

乃與表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

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

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

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虚心委質為日久矣

側聞仁者愍其區區異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日外

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劾之故號為尊更啓

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睿平其

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也專敬也事在悖惑

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

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

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行止法言曰希驥之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

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以貴下賤

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翫墳典

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

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論語曰

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夫子恂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是

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善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

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

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季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不知己亦不尤人也思士謂

子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今壹自謹

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

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

嗟可去謝也可食易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

家袂載履買質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誠則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炙壞潰人有四關請

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

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放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今兗州龍山縣

南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負責書於市以自資常疾

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劣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

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

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

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

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

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

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

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

羹美焉酸苦以劑其味左傳刑作齊爾雅曰劑剪齊也音字隨反今人相傳刑音詳詳反君

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齊景公師也是以君子之

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以救過為正以匡

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

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

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云少主在稷失先君之緒覆楚

國之師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

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者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

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謂之也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

尹名也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

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

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謚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

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

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殞於乾溪殉之二女此順而

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之臺伍卒對曰君為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

申亥申无字之子也乾溪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也六五十年後張升七下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

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与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

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

戮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

疾也武仲臧孫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

統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孔子曰智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

施不怨也季武子无適子公弥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統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季氏飲大夫酒臧統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罇繫之君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弥為馬正其後

五孟孫羯與共構賊統於季氏賊統奔齊齊侯將與賊統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亢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

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

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

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夏書曰念

茲在茲庶事怨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左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

在己身也庶眾也言眾事怨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

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

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

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勃鞞以逆文為

成勃鞞晉寺人名披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

呂卻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傅瑕以順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

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乃遂殺傅瑕也管蘇以

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

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

有得焉必速遣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

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

義之謂也相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屬涿縣告

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於魯衛也

夷桑瑱隸風移碑瑱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年破壘大穰碑壘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西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無幾其聖人乎碑音猥音盧罪反

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赴期

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

百人朝夕自往勸誠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

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

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以文才知

名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襄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

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

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揚雄曰詞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鯨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此為謂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

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波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

之隩南眺巫山之阿談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

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騁觀

終曰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

死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

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寶舉國

營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為樂

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設長夜之淫宴作北

報敗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

里之新聲史記曰約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

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為楚所滅也乃作斯

賦以諷之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胄胤也高

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建列藩於南楚

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

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伯大彭豕

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

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

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

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秘玩爾乃

攜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徑肉林登糟丘

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

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辭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

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倡列鄭女

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楚

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繁

曲名楚淮南子曰激楚結風

齊客起鄭舞

楚辭曰二八

六八十五 後漢張升傳七十一 十一 大東九

堙心耳乃忘和平
陽阿解見馬融傳
金石類聚
絲竹羣分被輕袿曳華

方音曰袿謂之袿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
羅衣飄飄組綺繽紛組綺也綺綾也縱

輕軀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

龍之登雲於是歡憮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

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

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以輕逝兮似鸞飛

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

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爾

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化協韻音

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

柳惠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

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於

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而

雙躍兮此目魚一名鱒一名王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涇魚出聽孤雌感

聲而鳴雄枚乘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

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羣樂既考考成也歸乎

生風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固吸氣還

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攜西子之弱腕兮援

毛嬙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嬙毛嬙也莊子曰毛嬙

麗如人之美者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

五月廿五 後漢張升傳七十一 十一

其類為被風

美儀操之妓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

夜晨妙枝單收尊俎徹鼓盤

張衡十盤賦曰歷七盤而展躡也

惘焉若

醒撫劍而歎

醒酒

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

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

沈酒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

慕有虞之王階

墨子曰虞舜士階二尺茅茨不剪

舉英奇於仄陋拔髦

秀於蓬萊

蓬蒿草萊之間也爾雅曰髦俊也

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

而處能

能協韻音乃來反

百揆時叙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

召同期

尚書武王伐紂八

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

基

史詩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季蘇繼之諫罷淫祭聽國政所誅數百

人所進數百

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

穀梁傳曰齊桓公為

陽穀之會一匡

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

鬼神盡肅恭乎上京

善楚尊事周室

馳淳化於黎元永歷

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

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

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

人進以禮見之讓善古謝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

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

明字景興魏志有傳議

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且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

華髮

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

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

庭無以或加

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繫白之鳥也西雍文王辟雍北言文王之時辟雍

李士皆素白之人也又曰齊解多士文王以寧

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

聰明賢智翳齒夙孤不盡家訓

翳剪髮為髻也齒毀齒也

及就

學慮獲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

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

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

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

唐虞則元凱之次連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

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

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

也傳曰函牛之鼎以亨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

汁則熬而不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

以亨雞多泊之則淡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泊汁也

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

有所不宜也豈竊怕邑

怕邑憂憤也

怪此寶鼎未受犧

牛大羹之和久在前熬鬱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

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

展陳也

若以年

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

之功

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為阿華有善績

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

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初平中

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

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
文多遺失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
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給敏也靈帝時州郡辟

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
狹且促脩翼無與栖遠趾不步局窘迫也舒吾陵霄

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
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為

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曲見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
卜言通塞苟若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也陳平敖里社

四百八十一 後漢張升傳七十一 二十五 六德五補列 宗三
陳平為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 韓信釣河曲韓

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於淮陰城下河者水之摠名也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六斛曰鍾 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

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
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

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士德改定律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

伯樂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炎後風
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
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

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

恒傭作為資暮還輒斲柴以讀書然字常以禮自

牧易曰卑以自牧牧養也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

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切當時乃

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覃靜也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

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

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

人劭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

為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

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

來有年風問風猷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異

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龍也不圖遭疾

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

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

下歸德公公養痾傲士故其且也融省書慙追謝

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

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

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

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門詔東

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

申徒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

今肅州鄭縣

留侯良之後也有

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雋征黃巾為別部司

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

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彌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滿反

少有

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

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

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

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陳韋

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

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

文若趙稚長云何

趙為溫冠將軍見魏志

衡曰文若可借面弔

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

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肉故可監

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

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受其

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

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於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洪

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乂乂哩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

昔者式

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咨

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誰也熙靡也載事也陛下敬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

勞謙日具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叙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食言不敢懈怠也惟岳降

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由公孫弘傳贊曰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

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

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

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

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雖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

三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

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壺謂子西曰

夫闔廬間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

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何如王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知君不肖君也論語

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執鳥鳥累伯不如一鶚鄒陽上書之言也鶚大鶚

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

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

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王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欲以長纓牽致

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

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

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

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尚書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

后漢傳七下張升 十九 大德九年列吉

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曰楚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色扁鵲曰血脈理也音秦穆公如此十日寤寤

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九奏其聲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

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

諸本並作臺牧未詳

其義融集

飛兔驪馬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

呂氏春秋曰飛兔驪

馬畏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愛

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

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志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

不欲殺之間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

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吳至單

衣卷之十

若漢傳七十下張升

二十

大漢九年刊

絞之服

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朔昔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綰制作衣一

今年一單絞及小禪通史志曰今年鼓角士服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

次至衡衡方為漁

陽參搗蹠蹈而前

又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搗地來前蹠馭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

擊鼓參搗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搗自衡始也臣賢案搗及搗並擊

鼓杖也參搗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

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搗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搗而去足

知參搗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紺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

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衾衣

杜預注左傳曰

衾衣也

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今年單絞而

者之畢復參搗而去顏色不怍

怍羞

操笑曰本欲

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

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

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

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梳杖說

曰梳大杖也音作活反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

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

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

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

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

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

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

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

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

章三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

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抵

也表憮然爲駭憮然怪之也音撫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

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

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

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

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

子射射音亦為章陵大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

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

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

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

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衡曰

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點辭

采其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

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

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

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

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毛詩序曰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彫斲也易曰君殊狀共

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

洋禮記曰不辭費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下

列傳卷第七十一 獨行 范華 後漢書八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譙玄 李業

劉茂 温序

彭脩 索虛放

周嘉 范式

李善 王忱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彤 陳重

雷義 范冉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

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

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

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

流為否異適矣 人之好尚不同或為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之

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

於強禦謂劉茂備也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戴就陸續也

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范式張勁也蹈義陵險死生等

節總形李善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

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

或有遺也指置也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

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

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

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

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

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

及侍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号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為皇

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夫玄上書諫曰臣聞

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

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

好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蠱斯羽詭詭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

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

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

宮人曹婕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剥猶懼

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剥猶懼

真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
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
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
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

九女解見
崔琦傳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
既不省納故又猶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
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
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
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
為繡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
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持節

四百一

漢書卷三十一

三

不德在列

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

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

繼捨變易

姓名間竄歸家

間私也

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

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

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質璽書呈玄廬曰君高節

已著朝廷垂意識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

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

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

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

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

續父死太守為請廷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
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備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
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
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奉郡祠以中牢勅所
在還玄家錢時亦有健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
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
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官

儀曰北宮衛士令
一八秩六百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
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
帝年也會

四百九十三

漢書卷七十一

四

不德在刑 震卿

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
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
避害譬言猶鼓擊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
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
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
用於衛將西見趙簡
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出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
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魯國
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判
胎殺天則騏驎不至竭澤而魚則蛟龍不食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
不翔何則君子謹傷其類夫鳥獸之於
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 未聞求賢而脅以牢

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王
莽

時官酷酒故
置酒下也

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

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上
業固疾不起數年述蓋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
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
賜之以藥融譬言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
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
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
已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
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
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其身
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
身為不善者君

四百十六 漢書傳七十一 五 太極元年刑 張卿

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

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
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
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暉逃
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闔閭益部紀載其高節
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
郎王莽篡位並弃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
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
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
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

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為任永君業同
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
託青肯以避世難永妻漢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
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鹽
洗更視曰世適平日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
之並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侍母居家貧
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
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

憂去官服音後為沮陽令

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

會王

四百卅三

漢書卷七十一

六

太德李刊劉張

莽篡位茂弃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
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
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
暮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
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
曰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為賊
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
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
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
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

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憤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數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

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策所

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為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

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

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

都尉弓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

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

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

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

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

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

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

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
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
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序主
簿韓遵從事主忠持死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
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
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
之曰父客思鄉里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
許之乃反舊坐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今名延陵吳王諸樊封

季札漢改曰毗陵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

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

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

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

西部都尉宰龜行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

辭意爭諫甚切龜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吏莫敢

諫脩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

聞其過龜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

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朱雲攀

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斬張禹上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玉檻自非

四百六十一

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
遂原意罰貫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
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
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兩集脩障扞太
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
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
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

索盧姓也

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

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
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

三百九十二

漢書傳七十一

九

李德全刊劉飛卿

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

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

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

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

願以身代太

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
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
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
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

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
郡決曹掾太守欲狂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

燕囚家守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
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
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
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
槁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

謝承書曰

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與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

豈可以刀鋸之餘下

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
任郡為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
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
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

四留干

一 漢書傳卷七十一

十

李德全刊劉震州

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
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
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
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
傷命懸寇手臣實驚駭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
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
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從
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
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
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

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

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

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

然當為醢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

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

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悵不見吾死

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

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

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

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

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

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

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六通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

雖無親有同道之思相為服繩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

喪已發引既至墻將空下棺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

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

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

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指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

後漢七十一

十一

大德九年

呂

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里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導引式見而

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

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

曰侯嬴長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飲厚遺之不

肯受曰目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

長門肆志於抱關

解見張皓傳也子

欲居九夷不患其陋

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貧

者一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出向高以爲先備未
竟不肯去高尚在阿甲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
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
問知其高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
乎於是送馬謝之高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
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君頭也建
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
貧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
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

三〇九

後漢傳諸女十一

十三

大德九年刊卷正

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漣

漣乳汁也音竹用反

推燥居溼

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
跪請曰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
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
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
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
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
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
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
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

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恽字少林

純音純

廣漢新都人也恽嘗詣京師於

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恽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冑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恽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恽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愴恽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恽恽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恽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恽所由得馬恽具說

三〇九

後漢傳

十四

大德

卷

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恽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恽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恽恽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惠因告新都令假恽休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恽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郡令到官至聚亭

聚音台

亭長曰亭有鬼數

殺遇客不可宿也恽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

之逃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他呪
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他
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活令之官過
宿此亭亭長無狀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
取財貨他問亭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
也他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
每夜陳寃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他曰
當為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
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
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亭遂清安

唐汝十二

十五

元統二年

崔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

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
賊戰死遂亡矢屍骸武時年幼不識父後之太學受
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醮泣而還太守第五
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
哀觸絕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閔字子
春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
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
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

饋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與問所食幾
何續因只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字無有差謬與
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為
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
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
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
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
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
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
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
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
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門卒通傳
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妾識母所自調和故
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
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
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傳
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
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
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
太守少子襲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襲子
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充州龍興丘縣東北

年十五詣

太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緜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平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曰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

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
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
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
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
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
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
功曹不就平怒乃授充以掾溝中因謫署縣都亭
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
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
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
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
下借下音假借音子交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
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
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
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
其說以肉啖之充祇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
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
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激刺面折不
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
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計哉由是見

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為國三老安帝
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第四人皆同
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
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槌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
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
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
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
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
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

伏六年十一月十九

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
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
冢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前隱窺夜則負土及
賊平而墳已丘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
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
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
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
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少與同郡雷
義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

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也記書雲不聽義明年舉

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

主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

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

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隣舍郎綯以

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綯以償之後寧

喪者歸以綯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

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

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

會稽太守遭姑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

史卒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二千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初為郡

功曹皆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

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

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

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

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

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

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

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

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

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一

五人以郎中秋滿成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明章二帝服勤自陵謁者灌栢後遂稱云馬駢以為灌者習所職也熹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字又非也高祖承秦灌使持

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

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荃梧太守

范舟字史雲舟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

十八奉檄迎督郵舟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

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舟好違時

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

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

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常賃灌園即交勢利為考城令遷汝陽太守檄拜議郎卒奐後為

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舟舟不至及奐遷漢

陽太守將行舟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

以待之舟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

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君

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舟曰

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

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

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

望弗及舟長逝不顧桓帝時以舟為萊蕪長

萊蕪縣屬

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猶急

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以為

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

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表

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借麥得五斛隣人乃去麥遺之或寓

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

焉所止單陋有時糧粒盡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

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蕪及

黨蘇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

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制冉首

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

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

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

形指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禮

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明堂中也十飲寒水飲食

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其

高可隱音義云謂人止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

可隱肘中隱音於斬反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

堅李仁也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

留太守累行論諡歟曰宜為貞節先生

論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廉

自刻曰節也

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

墓焉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

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淳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

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

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錐斧使就挾於肘腋

銀從吳毛詩云不戢不敷河承天莫泰又曰甫方之銀也張揖字云甫刃也銀音華穿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銀字

就語

就語

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因止飯食

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

掇拾也

主者窮竭

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舩下以馬通薰之

本草經曰

馬通馬矢也

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舩視之就方張眼大

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

瓜中使以把土瓜悉憤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

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

肉拒扞邪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

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

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駮忸行無義

忸快也雅言慣習駮音吾措反

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

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

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風俗通曰光祿奉
膺上就為上事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川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

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官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

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

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

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

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

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

以三四

後漢傳七十一

二十四

卷之七十四

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

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

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准當萬死無以塞罪母

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

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

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斂母畢自上

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節侯節今貝州縣也音式榆反苞葬訖謂

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

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字南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士傳向長少向字作尚也

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

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謂之綃生也從糸月声音消系此字

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鄭玄注儀禮云如常於竈北坐板牀

今著幪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

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

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食於人或悉

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

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

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

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易而栩

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

書舍中坐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

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

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

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

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

母州官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士選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

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

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

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上百姓喁喁無所
訢告咎盡在輔分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
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
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搆
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
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
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
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
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

後漢書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

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

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焉之子也乃為

起焉拂以其特時而仕甚故任之陽翟黃綱特程

夫人權力求白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

貴盛在帝左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

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

以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

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

舉翊為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

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
葬發獨則助營妻娶寡婦爲發無夫曰獨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京翊
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
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
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
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
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
駕牛以救其乏衆人爭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
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方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

三

後傳

七

元統二年刊

君

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
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
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取惡之心旣
懷取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
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
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
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
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
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
孫度接以昆弟之禮

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
度父延遜吏居玄菟任爲郡吏時玄菟

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訪
是親哀之遣就師學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 訪
酬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
聞列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
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固惑忒甚也言獨行之人惟此剛
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文公 郭憲

許揚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邵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

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爻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

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

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自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

見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率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然神經怪

牒玉策金繩蘭扁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

者靡得而關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

於洛玄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下河箕子之術箕子

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師曠之書口災異之書也今書緯候之部緯

經緯也候尚鈐決之符兵法有羊鈐篇及玄女六韜要訣曰九

書中候也符符長一尺有破靈符長九寸有隆城得邑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十寸有交兵驚中堅符符長六寸

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

史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問待所告者皆誅

皆所以探抽真蹟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小爾雅曰

蹟深也區域也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

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五見郎顛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

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

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闡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

義六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曰者十進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

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案瓊茅以達專注云達八段竹也楚人

名結草折竹曰專挺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已成之法也今書七

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戊亥無

于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

亦有以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而斯道隱

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曰子不語怪力

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

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賾索隱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文者莫善於蓍龜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

而屈焉前書武帝時李少翁變犬等並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皆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極

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

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

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想鼎之任光武以亦伏符文拜梁

孫咸為大同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班

後漢書卷之六十七

大德九年

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

於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必密故稱內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

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子

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忘蓋為此也司馬

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

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破或同破音五變反若乃詩之失

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

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踈通知遠而不誣

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為人溫柔敦厚詩教也踈通知遠近誣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繫辭之文也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適

誕亦失也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為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皆亦為

失中世張衡為陰陽之宗郎顛各徵最密餘亦班

班名家焉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

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

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

角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

鷹太守欲反御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

界潛伺慮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趨白
諸從事從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
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
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
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入豫為其備刺史
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
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
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
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
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

鄺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

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到時人莫知其故後兵

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

步捷健也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

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楊雄蜀王本紀云武都大夫

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玉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
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
志曰玉哀念之遣王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
塚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多名為石笋
文公曰噫西州

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

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後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郭丘反改為新郭章帝建初四

年徙水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

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

禮記曰禮聞來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

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

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

對莽陰竒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

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志討逐不知所在

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

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

回向東北含酒三澀埤蒼曰澀噴也音異執法奏為不敬執法紀

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

果上災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

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

車鞅鞅在馬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

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

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

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瞶不復言瞶亂也帝令兩

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了橫

竟不虛也觥觥剛貞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

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

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

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

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

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

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

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

芋魁方進子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

疎河曰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

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曰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

石渠仁文公傳卷之二

六

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

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

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

楊受取賂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

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

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

光照之時人異焉後呂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

圖畫形像百姓思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山中

下四方高也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

歎歎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鉄鎖詎關請歎帝雖
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
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
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
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
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
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
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漢
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此出到三十里亭雨
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軾所
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石城
人思之共為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
朔望常自縣詣室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
令太史伺望之三日其臨至輒有雙鳥從東南飛來
於是候鳥至舉唯張之但得一隻鳥焉乃詔尚方
訖視說文曰訖亦視也音直各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
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
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

馬程

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

者百姓乃為立帝別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

拜之王喬墓在
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

能為崇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

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
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
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頗望之不得到舉

手謝時
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

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農倫

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

五又十一
后漢傳史公傳十一
大德九年刊

一縣驚怪不知所由及還白倫曰竊以上占候知長

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

加故不收之倫聽甘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

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謝承書曰倫甚宗其道
德轉署王簿使子從受

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丁之禮時或遊
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舉孝廉為壽張令

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兩早喪父母年五十一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
教其文字問各得通經兩皆為娣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還

卒表復兩門戶永平十五年丁蝗發泰山流
徙郡國存食五穀過壽張留不飛逝不集稍遷荊州刺史謝承

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
待駕幸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

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
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

下常以
下常以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

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克登稷契政
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
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
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
孔安國注云皇天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

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竒偉秀出才
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魯陳九德門覽而
栗原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且而溫

簡而廉剛而
寒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
合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蹟聖祕觀變歷徵

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
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

勗臣懦弱董督也
勗勵也得以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選

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
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

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鬮
葵去織婦不与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
聲察實為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
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

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
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
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密勿

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
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

今超焉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梁尚書曰格
人元龜罔

敢知吉元大也宜當按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

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

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

駑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

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休惕戒懼若危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

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

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州刺史上

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如

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

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坐城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

東方朔後傳任文六七十二

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

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占亂反

揚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

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

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

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

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汶川縣西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

作枅音乎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扎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為反哺之哺李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

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

摩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

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

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其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約下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

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容山有所容因名焉

少

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聞故來稱慶日日稜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

四下今五

後漢任文公傳七二

十一

一德九年刊

京

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死陵浦里死陵

縣屬丹陽郡杭以舟濟水也

馬蹠足是以不得速

死屈也

稜乃服焉後

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饗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王饗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龍炙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府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

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以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郤候舍時夏之露坐郤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郤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前書蕭麟參益州之分野也

後三年其使者

一人拜漢中太守郤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郤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郤不能止請求自行

後漢書七十一

二

卷五十一

真

許之郤遂所在留邊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郤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表叅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郤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郤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郤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郤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

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子

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夜畢或去或留也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代字子明宣帝時為前

將軍見前書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

應徵辟邵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

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

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

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

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

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

四下十八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

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搥破從

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

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剝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

翳遂隱居窟跡終于家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

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

羗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講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

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
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
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
市太守謁煥謂姓也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
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
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
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
孫國為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
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

折萌牙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
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

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
自殫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

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
也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庶人也人多曠
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

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
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
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左傳曰善人富謂之
幸惡人富謂之殃牆隙而高

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
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

財
乃逃禍

望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

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

從機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連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令

器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

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令孽 隱於壺山之陽

佑助期握誠圖潛澤巴說題辭也 山在今

城縣北即張衡南郡 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

賦云天封入狐是也 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異風從

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

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

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

下稱其術甄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

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

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李古文尚書春秋

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音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 李昂

謝承書曰昂字子然 海郎宗

謝承書曰宗字仲緩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筭推

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昂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士者

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詔公

揚倫

見儒

東平王輔六人

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李公羊傳後神製當隱居

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黃公聞之表上博上徵宗取以占

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厅上遁去終於家子類自有傳 陳

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詔公車對策陳災

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為京

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少異甄
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唯

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

書備禮立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

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

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

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

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

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耳

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

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
原憲居環堵之中也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

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

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筭也論語曰
回在陋巷之中一

簞食
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苟其

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

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人令道尚書奉引賜几杖

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

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

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

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言勿聽英初被

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

讀者以為失望

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聖也

初河南張指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

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

而子始以不言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

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

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

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

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禮記曰凡

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

守平一帝時以諂事官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

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

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

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及徵樊英

揚厚朝廷若待神明至音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

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

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

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

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

適末或踈

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大則廢

及其陶摺紳藻心性

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

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

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

之功

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

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以惠子言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藝猶插也

至乃謂謀遠術

賤斥國華

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

以為力詐可以救淪

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

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

前書大人賦曰雖五刑有言濟萬代不足以言

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五

